

主持人语:

说口述史

王铭铭

口述史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。有的学者断定,凡是没文字记载的“历史”,都属于子虚乌有;有的学者认为,那些经过文化精英加工的“文字史”才是最不可信的,相比与我们亲耳听见的“故事”,文字书写的历史矫揉造作,在丧失朴实性中,沦为“待解读的文本”。

争论发生于全世界各地的学术圈,使相关学术文本遍地开花,无法罗列。即使是在被人们误认为已抵达“纯科学”境界的西文世界,也有人抱着经典不放,揪住口述史的“把柄”,更有人痛恨经典,一手抱着口述史,一手指着文献记载,说“这些家伙最不真实”;有的学者考据文献的证据,来纠正神话传说的错误,有的学者将文献证据当作是真正史学的敌人,且认定,要纠正文献史的自负,口述史是惟一的出路。

争论导出极端论点,对它们,我多持怀疑态度。对于文字与“会说话的口”,我的价值观以“模糊”为特征,大概可以包括以下几点:

1. 在古人已逝去的年代,要他们重新“开口”,那太不现实。因而,若要如历史人类学家那样“访谈死人”(interview the dead),我们只好深读历史文献的“道听途说”。

2. 在时常承受“重大文献”之压力的国度,口述史不妨被视作“解放思想”、“亲近真实”的途径——聆听他人讲话,总比塞着两耳独自想象与自我安慰好。

3. 口述人总会为了大目的或小目的而掩盖某些真相,而由于其叙事具有某种“怪诞的时间性”,因此,时常不同于学者认定的“常理”,给学者带来太多困惑。然而,这些现象都实在只能算是“人之常情”——难道文献史不也如此吗?学者的使命,是“解惑”。

4. 在人类社会中,大量存在“靠嘴巴吃饭的人”,他们的口述史,不免出现了夸大其词的“史诗色彩”,但却不完全是在“掩盖真相”,因为“史诗”

就是真相。

5. 口述史不完全是口述史,它时常可能包含文献史的口头化,恰如文献史不完全是文献史,它时常如《史记》那样,是“前人”对于包括口述史在内的“见闻”的记录……

也就是说,研究口述史不易,因为研究者需跳跃于“口述史”(oral history)与“口承传统”(oral tradition)两个概念之间。说人家说的是“口述史”,那就等于是在说,他们说的就是“历史”;说人家说的是“口承传统”,那就等于是在说,他们说的是“故事”。在“历史”与“故事”之间,有什么媾和两者的纽带吗?我们莫衷一是,要达到一致,只好用“平常心”思考。“平常心”足以拷问道貌岸然的学者:难道人生不如梦吗?难道我们说的真的就与我们做的那么不同吗?难道我们人类不都是在故事堆里长大的吗?难道别人讲的故事对于我们怎么做人没有任何影响吗?难道故事不正是一种真相吗?

口述史研究者的敌人,不是历史学家;历史学家的敌人,也不是人类学家。我们共同的“敌人”,是完全不会或拒绝讲话的人——他们的鸦雀无声,是我们的困境之实质。然而,即使是这些人,也生活在会说话的历史中,而他们的不会说话,是一种说话的方式,他们的语言,就是沉默。

因而,只有对于人生的领悟,才是对于历史的领悟。口碑与文字是不朽的,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它们不仅是历史与故事,还是一个丰富的道德世界。

这个道理,足以使我们“触类旁通”。研究一地、一人的口述史,就是研究所有口述史。对于西南地区一个特殊时间段中一个特殊人物进行的口述史研究,就是对于世界所有人的口述史研究。

作者简介:王铭铭(1962—)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;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;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。北京 100871